

丹陽縣續志卷之二十四

撫遺

吳

韋昭有伐烏林曲古今樂錄云伐烏林者言魏武既破
荊州欲來爭鋒孫權命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

也

古今樂錄

晉

褚季野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船欲
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船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惟
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四

撫遺

一

遽無計惟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郡志

劉宋

華山畿者宋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
客舍女子悅之感心疾而死及葬車載至女子門牛
不肯前女出而歌曰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活為誰
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棺應聲開女遂入棺合

葬焉號神女塚自此有華山畿之曲

古今樂錄明志

元虞集崇壽觀碑記云本晉洞天館主任敦故宅宋元
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陵太守孔嗣
之重立以奉曲阿高士華文賢齊建元二年敕句容

王文清仍立而主之

茅山志

齊

蕭鈞嘗細書五經置巾箱中賀玠問曰君家多墳索奚

以此爲鈞曰巾箱五經最便繙閱兼一更手寫可永

不忘諸王爭效之

明志

唐

詩話云金山留題甚多而佳句甚少以地勝難稱也惟張祐爲古今絕唱青瑣謂孫魴結宇孤峰上安禪巨浪間可以相亞又天多地少過櫓驚濤二聯誠亦可

喜魴高自許負其末云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

徒丹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四

摭遺

二

志

南唐劉崇遠金華子雜篇云張祐詩名聞於海外居潤州之丹陽嘗作俠客傳蓋祐得隱俠術所以託詞自叙也崇遠承乏丹陽而祐之故居垝垣廢址依然東郭長河之隅亂前故老猶存問其隱俠則云不覩他異惟邑人往售物於府每抵晚歸時猶見祐巾褐杖履相玩酒市已則勁步出郭夜迴縣下及過祐門則已先歸矣如此恒常不以爲怪從縣至府七十里其迢遞而躡履速人莫測焉

王漁洋香祖筆記云野客叢書引祐不信甯王迴馬來

及偷取邠王小管吹之句以爲祐目擊時事而作又有詠武宗時孟才人之作疑其身涉十一朝年且百二十歲此說愚甚可笑唐人詠明皇太真事不可枚舉豈皆同時目擊者耶按漁洋之論固正然據金華子所載則張自是一異人未可以尋常詩人視之也又按野客叢書所引二詩誠不足據惟張祐有退宮人詩二首其一云開元皇帝掌中憐流落人家二十年長說承天門上宴百官樓下拾金錢似乎親見其人者不然安得有流落人間二十年之句此則可異

也 以上二條茶室叢鈔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四

摭遺

三

李嗣真書評凡四十五人真行書二十六人內有蔡隱邱評曰古質新意自成一家

馬素禪師延陵人姓馬氏名法照唐開元間潤州刺史韋銑請居京口之鶴林登座說法頃霞光燭天林鶴翔舞忽寶花彌空而下紛繞法座眾莫辨素曰此天花也一日說法聽者千餘人說罷眾退惟縞衣百人立不去素詰之眾應曰我等仗師聖法各脫縞衣矣遂謝師翔空而去以天寶十一年冬夜坐滅左補闕

李華銘其塔

丹徒志

丹陽呂城堰北委巷竹林中有李格秀才者本唐宗室

系出鄭王其遠祖云武德貞觀以來誥命敕書凡百餘有薛少保顏魯公書

見揮塵錄乾隆志古蹟乾

南唐

沈彬以吏部郎致仕居雲陽元宗遷南都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爲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往衰老而來元宗命毋拜

厚賜束帛

志明

宋

韻石齋筆談能仿東坡書者則有高述述丹陽人名不甚朗朗與坡公同時書法維肖乃附之以傳兩般秋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四

摭遺

四

雨盦隨筆亦稱古書名家皆有代筆蘇子瞻代筆丹陽人高述黃山谷嘗謂述爲蘇長公代筆

虎邱生公講臺四字爲丹陽邵必篆

見范文穆吳郡志

歐陽公撰石曼卿墓表蘇子美書邵鍊篆額

見釋文瑩湘山野錄

邵鍊工釵股篆岳陽樓記係鍊篆額

見負暄野錄

蘇丞相頌藏書數萬卷秘閣所傳居多頌自維陽拜中太乙宮使歸鄉里葉夢得每對士大夫言親炙之幸

其所傳遂爲葉氏藏書之祖

郡志

蘇養直居丹陽後湖盛夏納涼與客對奕有衣褐者通謁羅浮山人江觀潮旣見曰羅浮黃真人以公不好

世之所好氣母已成令某持丹度公袖中出小合藥
黃色而膏融養直以置佛室後食蜜雪和以龍腦一
夕暴下而卒所親記道人言亟取磨飲之卽蘇紹興
十七年歲旦與人約別異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
門行步如飛妻孥奔逐挽衣則已逝矣

志明

石曼卿以館職爲直學士性滑稽善戲謔嘗出馭者失
鞍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石
學士若瓦學士則必破次遷郎官上官弼郎中勸以
謹口對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又改授禮部郎中
時相勉之曰上以公清通詳練故授此職宜減削詼

諧對曰某授誥云特授禮部郎中餘如故以此不敢
減削天禧間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於御苑日
給羊肉十五斤率同列往觀或曰吾輩忝與郎曹反
不及一獸石曰若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員
外郎耳安可並耶續除參政在中書堂一相曰取宣
水來石曰何也曰宣徽院水甘冷石曰若司農寺水
當呼爲農水也坐者大笑

談苑

陳彥育名序爲士子從後湖蘇養直學詩造其三昧向
伯恭爲浙漕訪養直於隱居彥育適連座一見喜之
邀與共途益以契合遂以其愛姬寇氏嫁之携歸逾

年伯恭登崇班乃啟於思陵云寇氏萊公之元孫其後獨有此一女乞以爲官與其夫陳序遂詔特補和州文學伯恭爲自製簪冠靴笏令人賫黃牒往授之并以白金爲贖彥育方教村童於陋巷持書人至彥育疑其非所有至出補牒見其姓始拜命望踰意表不勝驚喜間巷爲之改觀後終刪定官有詩集一卷

見王明清揮塵餘話明志

蔡卞厲居京口子幼自言是丹陽王家子訪之果然其妻孥尚在相與如昔至七八歲漸忘前事矣

明志

蔡天啟召試中書舍人故事宰相未上馬前限三篇成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四

摭遺

六

天啟揮毫立就擬授節度使制云鳴戲千里謬之毫釐朕不從中制也萬世垂之竹帛卿其以身任之張天覺讀之擊節稱美

郡志

楊湖陰居金陵丹陽陳輔每清明上塚卽過湖陰之居清談終日率以爲常元豐間頻歲訪之不遇乃題一絕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日腳斜自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其詩吟賞久之稱於荆公公笑曰此正戲君爲尋常百姓耳湖

陰亦大笑

郡志與光緒志所載異

丹陽縣有袁雙廟眞第四子也眞爲桓宣武誅便失所

在太元中形見於丹陽求立廟未卽就功大有虎災
被害之家輒夢雙至催功甚急百姓立廟於是猛虎
用息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其日恒風雨至嘉祐五
年設奠訖村人邱都於廟後見一物人面鼉身葛巾
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爲雙之神爲是物憑也

異苑

丹陽縣北十八里地名石羊子有牧童見雉入穴中告
其主人夏里正卽穿其穴乃有大塚碑云宏偃將軍
墓梁朝人是時余官京口目覩其事乃政和丁酉歲

也

蔡祐
雜記

鎮江府兵火之餘有石一株在瓦礫中勢如掀舞色紺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四

摭遺

七

而澤奇物也上有刻字云有唐上元甲子歲潁川陳
良參叨尹延陵獲此石置石齋之前銘曰嵯嵯峩峩
蒼翠其多是稟混元非因琢磨置於庭隅公退常過
疑乎乃身居高之阿後期來者見茲若何其後又有
今人刻字云皇宋治平丙午歲仲夏晦日邑令黨文
紀於壞垣得之立於此後爲都統王侯滕所得移置
於所居園中有一士大夫見而愛之給曰此本吾家
舊物也先君昔寶惜之不意尙存於茲願復歸我王
侯滕欲許之有一將校聞之謂主帥曰不可與之此
石上有上元甲子及皇宋治平之語恐朝廷聞之來

取當以此意拒之王用其意遂止今按唐之上元甲子德宗之興元元年也距今紹興上元甲子三百六十年矣堅頑閱世如是之久信乎金石之壽也

墨莊漫錄

丹徒志

登聞鼓院初供職吏具須知軍狀稱本院舊管鼓一面在東京宣德門外被太學生陳東擊破不曾搬取前

來登辛
雜記

自京口抵錢塘梁陳以前不通漕至隋煬帝始鑿渠八百里皆濶十丈夾岡如連山蓋當時所積之士朝廷所以能駐蹕錢塘以有此渠耳汴與此渠皆假手隋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四

擴遺

八

氏而為吾宋之利豈亦有數耶

陸游入蜀記

宋嘉熙時丹陽張謏所撰洞陽館記云珥陵推官湯喬年施田三頃以續歲供意亦以增冥福為報本地未幾為湯後者肯穫功虧田不能久而歸洪氏洪氏有名秉鈞者長且賢四十鄉選投筆高蹈士類因以真隱稱真隱知田之自集子姪議舉田半入延慶寺飯僧其百畝復施洞陽若將使湯推官少償宿願於地

下茅山
志

俗祀南宋劉漫塘宰為蝗神祀之則蝗不為災俗呼莽

將殊為不經

居易錄

元

王原吉逢梧溪集有至正間周伯琦汪澤民二序言原
吉初學詩於延陵陳虞卿宋詩紀事張伯玉有贈陳
虞卿七律一首云東吳王孫歸挂冠玉絲紅膾滿雕
盤狂吟但覺日月久醉舞不知天地寬小圃移花山
客瘦夜窗擣藥橘童寒新書近日成多少且告先生

旋借看

香祖
筆記

明

英宗復辟命擢前日諫官得大體者俾知大郡林鶚得
鎮江至郡立清風大節祠於郡學祀范希文陳東陸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四

撫遺

九

君實三賢

郡志

王瓚詩祇四句云宋尤文簡公云座鶴銘側一小碣云
徒步不知遠夕陽猶未回好花隨意發流水逐人來
無名氏與刻石之歲月碣傍復一小石刻詩云江外
水不凍今年寒苦遲三山在何處欲到引風歸題云

丹陽掾王瓚作

大石山人座鶴
銘考 丹徒志

宏治中京口人錢寶者善醫嘗遊齊魯間遇一老僧能
卧大雪中雪為不積問其年數百歲矣後至金陵居
天界寺撫摩能療諸疾後尹蓬頭客於錢氏錢偶言
僧狀尹曰吾師祖也別來久尚無恙耶已而尹去老

僧復至京口錢爲述尹語僧曰是吾孫也徐出度牒示錢則唐大中四年所給已八百年矣

丹徒志

明正德時嚴莊孫氏名統者富甲吳下卽宜齋侍御方思和中翰育之父也家擅園亭之勝堂之屬則有偕老晚逸恩榮垂裕惠吉樂志重善榮壽貞白金桂敬義崇德具慶延慶槐蔭玉蘭諸名樓之屬則曰拱辰曰摘星曰印月曰望雲曰凌霄曰麗南曰逸想曰燕喜曰甯遠曰賓峰曰閱山曰元覽曰臨春曰萬花曰萬竹館則爲青霞撫景集虛清修藻絲絕塵清芬蘊玉閣則爲西爽漱石江霞自怡寄傲齋則爲容膝潛

豹行素履素眞率味茶自白占閑剩間逸思適雪舫我貴軒則爲自賓梅月綠筠澄懷萬玉一榴碧梧亭則爲枕流碧雲浴鷺洗耳渡杯醉仙濯纓水月台則爲熙春玉露步月環翠室則爲披雲藏春日新齊眉至若瓜畦世裔簪纓世家則門之名也聚秀長春抱甕多景則園之名也又有七峰山房白雲山房來秀山房疊翠山房壺天小隱林壑幽居白雲庵水雲舫鶴窩獨得處思補處諸勝陳設精雅竹木叢茂騷人墨客往來不絕如西崖李公守溪王公邃庵楊公介庵靳公及徐養齋都南濠唐六如祝希哲楊升庵文

衡山陳魯南謝梅岐楊椒山段石庵歐北峰張石川
諸名彥莫不相思命駕樂與倡酬正德庚辰思和與
諸君重修楔於南山石壁之下題名壁上以紀勝游
書之者爲邃庵相國並製石壁題名五排一首陳端
甫段金張欵馬鮒鄭若庸皆有和作而唐解元則賦

長句更爲圖之

見孫氏燼餘錄
姜西韻石齋筆談

孫石雲過骨董肆見圓石一精氣內含寶光四溢搖之
則中空有聲孫以數玉環易之命玉人剖視乃天成
太極圖也黑白分明陰陽互位緣廊紅織絢若明霞
因知世有此理卽有此象朱子謂太極無形殆未見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四

撫邇

十一

此神物耳後石雲子龍池售於楊忠襄公孫鶴慶遂

轉入大內

見韻石齋筆談

賀觀察邦泰幼時其父鎬建亭水中令讀書而撤其圮
觀察戲以一木支岸徑行往來甚熟後令莆田率民
兵擊倭馬逸反馳倭所倭逼之前臨大河廣踰丈橋
毀獨一木渡觀察棄其騎趨過而撤之追者驚以爲

神

郡志

明嘉靖間郡守莆田林華以丹陽水陸之衝厨傳日費
數十金謂之班支公私筵宴歲費千有餘金謂之坊
支因念湖田爲豪民所擅痛懲豪之侵湖者歸之官

總湖田市田之所入而句其贏縮以代故時班坊之用裁其溢而存其不可已者由是出入之數相均凡湖田寺田之在丹陽者共三千四百五十有奇歲入租一千七百石有奇易金可若干兩湖魚歲易金可二十兩卽定其額以待歲時之所不及並出其羨以賑凶饑民甚德之

見唐順之洲田記

林太守華以姦民造謗謂擅徵赦宥錢糧大吏執以劾奏遂逮問士民送者頃刻萬人官校相顧動色至京下獄驗問無實釋之歸貧無餘資莆田知事賀邦泰

丹陽人也助之始克具棺以葬

郡志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四

撫遺

十一

湯用字時行號陽南嘉靖時由太學生爲淳安主簿歷官鹽運司通判當其在淳安也適瓊州海瑞爲令兩人相得甚歡齟使鄢懋卿至憚瑞冀得其陰事謂用曰吾素知海瑞不法事速具狀用言瑞清介治行爲天下最鄙怒曰汝爲是言且斬汝矣用曰天下皆知爲清廉海剛峰大夫何爲欲殺之用叩頭請死血流被面鄙度無可奈何出二竹籠與用曰此將壞速求良工治之先是鄙所至皆以竹籠付其屬令治其屬率以二百金置其中以上用獨不肯鄙怒以他事將譴之令跪於堂下而瑞適言事請曰淳安近山盜賊

不時發用職當捕遂呼用前謝而出鄆益怒會有饋
鄆雜卉數十本以土沃黃金於下而役民爲花扛瑞
曰淳安民皆疲死獨知縣與湯主簿可使耳卽呼用
與擔負走而佯仆於地土盡覆其下皆黃金也鄆大
慚瑞尋擢禮部主事用亦以次遷擢兩人更締交而

去

高詠
堂集

邵方字樗朽丹陽人少時就童子試至御史門皆解襟
脫帽跣而入恥之去習兵家言任俠自喜胡宗憲督
師海上奇之與山陰徐渭同居幕府渭性倜儻工詩
文至言兵鈐則心折樗朽雖布衣薰灼傾中外又好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四

撫遺

十二

以氣凌爍人士大夫多切齒大學士張居正遂授指
於巡撫張佳胤捕殺之時稱嘉隆三俠者卽樗朽與

顏山農何心隱也

同上

明神宗時衡岳丁公以吏部郎官京師其子彥博從中
官某其宗人也每携入大內時彥博甫五六歲一日
李太后見之拜起如禮太后大喜日是兒聰明大好
相後當爲明器因以文獻通考賜之彥博未十歲已
能文未弱冠已通達古今如太后語以格於有司未
進用早歿後六十餘年彥博幼子巢雲名其堂曰賜

書

同上

明萬曆間麥溪張學忠艱於嗣四旬外猶未舉子先是
邑東河水直瀉毘陵眾議建塔鎮之推學忠父奉泉
董其事土鬆流激未四級而圯瓦礫阻塞運河中梗
道以奉泉債事欲置之法學忠亟起帶領族眾去瓦
礫廓清河道奉泉得釋學忠設誓塔一日不成一日
不歸結廬河上變產若干金益以募集次第工竣翌
年舉子叔明時已五十有一張氏家譜

無錫張菰川夏撰雒閩源流錄分三品首爲正宗稱先
生得十六人其次羽翼稱字得四十七人其次爲儒
林亦稱字幾及三百人吾邑束懷玉桓列羽翼中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四

摭遺

十四

吳江吳甌輯復社姓氏錄丹陽二十四人

河南賀仲軾守鎮江時丹陽姜志禮以忤璫在籍會有
部劄下巡撫緣吏部尙書趙南星案註志禮名於劄
末巡撫嚴檄提勘志禮仲軾竟不肯奉檄郡志

丹陽教諭蔣從教性戇直有市井子驟富以金線結爲
履見而惡之給曰吾欲倣其式旣進履卽令童子擲
諸水曰小人敢爾僭奢郡志

姜工部紹書博雅好古尊人景尼孝廉多蓄書畫彝鼎
其寶晉齋淳化帖真本皆入神品孝廉至雲間過董
尙書思白急倒履迎之語人曰此寶晉齋主人也郡志

崇禎初大官庖應支物價簿帝詰內侍謂太浮且曰炙鵝肉酢在某肆之錢半百耳內侍驚愕丹陽談允謙有述事詩云潛邸曾經到市廛民間物價每留連西華鵝炙前門酢一箸纔消半百錢通志

明季丹陽益社名重三吳社中如葛麟睦明永楊志遠志達蔣清吳中奇東京鄒玉成聶政新羅漢章周揚

洪等十八人

雲阿散記

張布衣泰運上書開府陳戰守之策不用杖四十推墮城下幾死歷城王秋史革弔張布衣詩惜君生後陳

同甫獨使丹陽有布衣

沈歸愚別裁集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四

摭遺

十五

清

曠園雜誌載瞽女琵琶一則言有朝貴墨而淫縱者忽大聲砰然起室中一琵琶落枕上分裂爲二內得書一札末云妾雖女子能斷公首朝貴得書不久以事下獄棄市淮南有沈隆生與女子邂逅丹陽授以吐納秘傳順治間人猶有見之者

陳琰曠園雜誌

蔣鋌武進人順治間歲貢官丹陽教諭奏銷案起諸生二十四人共逋賦六十餘金例當褫革鋌牒縣請以學糧輸課無罹法者士民德之

武陽縣志

康熙辛未四月十八夜雪舟僧說法於普甯寺有一鶴

就蒲團聽法逡巡不去爰構亭以居之是月之晦有
羽客來揮麈清談眾僧爲之傾倒旣而客去鶴已失
所蓋客卽鶴所化也因以栖鶴名亭邑人鄒繹山魯

望布衣有題栖鶴亭詩

曲阿
詩綜

會稽施筠樓學士麟扶母柩回浙舟泊丹陽蓬窗遠眺
見有老奚奴遺金觸一雙拾而藏之旣見踉蹌至遍
覓不獲因以付之後官至翰林學士年五十無子一
日夢老父以金佩遺之曰此宜男蟬也公三十年前

練塘水際之報耳

塵寰
奇觚

荆六娘虞拊石妻也温慧能詩自恨不得爲才子得爲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四

摭遺

十六

才子婦卽貧且夭如飴年二十一歸拊石拊石有異
才行第二六娘自幸屢劫修乃今配二郎失二郎得
仙弗願也正月嫁三月病六月而死賦詩八首與二
郎別取其三一曰夜深風驟響庭槐花澀殘燈半未
開寂寞蘭房人去後明朝月色爲君來其二曰淚染
羅衾欲盡時憐君還復惜君癡紅梅零落春原在紅
嫩桃花又一枝其三曰風簾猶自響金鈎環珮無聲
月進樓鈿盒傷心休更啟對君獻碎玉搔頭
西清
散記
金壇史悟崗西清散記云雙卿者綃山女子也世農家
生有夙慧聞書聲卽喜笑十餘歲習女紅異巧其舅

爲塾師隨其室聽之悉暗記以女紅易詩詞誦習之
學小楷點畫端妍能於桂一葉寫心經年十八山中
人無有知其才者第嘖嘖艷其容嫁周姓農家子目
不識丁舅姑又勞苦之不相惜而雙卿未嘗有怨容
嘗以芍藥葉紛書浣溪紗一闕一日餉黍遲夫怒揮
鋤因爲孤鸞一闕又一日晚炊相近時雙卿正病瘧
携畚具自塲歸見孤雁哀鳴投圩中宿乃西立而望
其姑自後叱之墮畚於地雙卿素膽小易驚久疾益
虛聞暗響卽怔忡乃爲孤鴻詞一闕調惜黃花慢悟
崗載其詩詞至數十首要皆哀而不怨且平素寫詩

詞以葉不以紙以粉不以墨取其易敗易脫不欲存
手蹟也用心亦良苦矣昔宋廣平賦梅花曰顧瞻圮
墻有梅一本數葩於藜莽中喟然歎曰斯梅託非其
所出羣之姿何以別乎若其貞心不改是則可取也
吾謂如雙卿者卽遇鐵石心腸恐亦有不能已於言
者雙卿姓賀丹陽人

嘯嵐道人暗
香樓樂府序

康熙乙酉 聖駕南巡何雨亭培綱獻詩進賦隨入都
供奉 內廷與修韻府諸書除國子監助教蒙 恩
賜莽袍緞袍各一襲雍正癸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
擢刑部主事戊辰高相國斌奉旨往浙道經丹陽邀

過其舟談詩竟日年七十金壇舍人史某作蒼松白石圖以贈溧陽史相國貽直有詩寄賀八十劉公統勳高公斌劉公綸皆賀以詩

經山銀杏爲東晉時物乾隆壬子某日忽樹中火起枝條俱成灰燼僅存陳根丈餘吉渭厓詩所云境僻故容千歲樹年深遽邁六丁災卽謂此也

錢大令清乾隆壬子重宴鹿鳴入都祝嘏與千叟宴乾隆四十九年吉銀台夢熊亦詔與千叟宴

吉銀台多小照一曰鏡瀾池館題詩者皇四子皇六子皇八子皇十一子皇長孫皇次孫也皇六子詩曰俾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四

摭遺

十八

我繪斯趣毫素媿弗任蓋圖卽所手繪故曰一曰中冷夕汲此則爲皇十子所寫時年才十九題詩者皇四子皇六子皇八子皇十一子皇十二子皇長孫皇次孫皇十一子詩爲五古一首起云金山我能憶畫裏曾相識君故不忘情屬我相思筆又朝秩三品榮首著吉人吉自注本朝丹陽縣士三品京官自先生始又有再題用汪度韻七古一首外則紀復亭裘曰修金姓奉寬邊際祖莊存與李中簡李汪度湯先甲謝墉汪永錫胡高望盧文弨童鳳三嵇承謙皆有題詠一曰夢溪讀書題詩者朱珪吳省欽吳壽昌童鳳

三季學錦汪如洋黃軒彭冠鄒一桂也省欽詩曰試
看括地書書袋那經掉自注先生有丹陽聞見錄一
瓶如借觀拍案恣狂叫一日練湖看荷題詩者周長
發朱筠錢載盧文弨王鳴盛朱珪也鄒一桂爲銀台
壬申會試座主辛卯以協揆祝嘏入都爲公補夢溪
讀書圖並題以詩有云讀書欲破五千卷種樹皆期
一百圍汪如洋爲庚子禮闈魏夢溪晉錫所得士故
題夢溪圖末云我亦師門增悵望江雲一角宦情疏
自注房師夢溪先生亦丹陽人故署號與先生命圖
之意相合今方養疴林泉末句用致懷想

以上雲
阿散記

魏東瀾精岐黃術雖寒夜有求醫者必裹藥徒步往有
吳門大姓以重金聘之舟行後見岸上一衰翁不良
於行急招之登舟翁年老且病東瀾爲診脉語曰君
殆矣速歸尚可及翁曰病可延十日余居吳可同行
東瀾錯愕曰君殆精於醫者乎翁笑曰然余太醫院
某也君心術良厚醫理亦精暇時可過我當以平生
學授之既抵吳詳告里居而別逾十日往謁翁已下
世子縑經延見盡出藏書以贈曰此先人遺命也東
瀾得之學益進

楊去非申錫慷慨尚節義王大化宰丹陽貪黷無狀申

錫率邑父老控之上司撫軍某但爲好語慰之曰彼雖墨吏亦民之父母爾等何得率行上控申錫應聲曰只說此之謂不道惡在其若恤一家哭終當一路啼撫軍爲之動容卽撤王令任時有語云登三義閣浮屠望丹陽城止二人蓋一爲楊去非一爲丁紫芥也

雲阿散記

印義隅昌世嘗館金沙王已山家每午後王必於屏後聽講四子書如有未盡卽出而更申其說義隅由是詣益進與同邑彭莪園澧吉毅揚夢熊齊名

同上

魏澤漪晉錫由部曹出守汝南嘗倩墨工製墨名若古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四

摭遺

二十一

齋墨署魏夢溪珍藏禮親王銘之云遇規而圓應矩則方耐與石交用以舍藏梁文定國治題云怪底行間如點漆龍賓早幻作君身戴蓮士殿撰衢亨題云怒花噴虎僕奇采幻龍賓

東南薰居湯布政故宅每讀書至夜半眸倦欲眠輒聞廳事前有履聲橐橐心竊異之穴窗以窺見有一翁紗帽絳袍負手躑躅若重有憂者南薰不自知其爲夢與真也因隔窗語之曰公殆以子孫不振田園易人有所不足於心歟雖然公何不達之甚也國家社稷歷代滄桑甯有區區田宅終古不易姓者乎公其

毋自苦也言已翁長吁一聲而沒此後遂寂無所聞
噫此殆南薰故作寓言以警後人用心亦良苦矣
顏鶴照拔萃熒十歲其師某以寒冰數點水生骨七字
屬對熒應聲曰新月一彎天畫眉吉薌畦刺史鍾穎
九歲時銀臺公以鐙字命題屬集四子書作破題一
鍾穎曰明無不照可以察秋毫之末矣又以硯字命
題鍾穎曰磨而不磷祿足以代耕矣周熙賡大令玉
瓚七歲時祖母厲太恭人以七歲孩兒聰明伶俐屬
對玉瓚應聲曰八旬祖母福壽康甯林慕陳文學際
泰十一歲應府試府尊李逢春點竄已名曰李逢春

雨潤屬際泰對際泰對曰柳下惠風和一日際泰倚
庭柱嬉戲長者見之因屬對曰手扶庭柱團團轉際
泰對曰腳踏樓梯步步高皆天授非人力也
邑諺語有云騎馬上金山雲陽作戰場金沙血染地莫
思京口還惟末語稍未明顯然皆以山峙江心非馬
可登爲解乃南岸江灘潛滋暗長至咸豐初山岸相
距躍馬可度時粵逆雖起勢不相及邑人亦不之省
三年春直抵金陵而鎮江亦陷六年夏金陵距匪下
竄官軍截之丹陽與戰城下累月忽一夕遁之金壇
不日擊回鎮城亦復咸謂諺語已應無足慮者乃十

年賊復下竄遂在在告陷江以南一無完善地而壇民之遭劫更倍徙他處蓋鎮江復後其禍方烈所謂莫思還也

廣平客語

咸同間鄉民習機於淞之湖州者日夥光緒元年一日味爽湖有屠者行經郡廟前倚石獅稍憩戲以猪血塗獅眼是日遂鬩傳廟獅流血淚湖郡將淪胥水中謠詠所至居民亟遷徙吾鄉習機者亦奔走相告舁機歸里既至家以久居無俚增製機軸織其所習以度日惟綢色黃滯多毛襴沽之不能得善價後經邑人士殫心研究請於官設火烱局一練坊二綢之色澤遂與湖產埒綢業之興由此始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四

摭遺

二十一

孫翁業醫家貧性耿介歲暮浴見肆有遺囊舉之重候許久無過問者携歸語司溥者曰有追遺者來導至我室既歸少頃聞有叩門者延之入見翁長跪曰脫所失囊無覓處余命休矣詢以囊銀數果符合立返之其人請以五十金爲壽堅卻不受翁之妻出讓翁翁曰客少此五十金必失業甯餓死弗爲也越歲城中疫有就翁診者輒立愈羣疑有神助後四鄉患疫者眾翁乃刊布方藥薄受醫金活人無算遠近稱孫仙翁坐是致富相傳壩橋巷卽其遺宅云

丹陽縣續志卷之二十四終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四

擴遺

二十三